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前集卷十　　　　元　王禮　撰

文

重建濂溪書院記

[illegible]之[illegible]化紐縕[illegible]於兩間[illegible]有萬物莫不各有固然

之理所[illegible]之性[illegible]臣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

其責大者焉其或明或晦斯世者係乎人焉耳堯

舜禹湯文武周[illegible]孔孟[illegible]沒而其傳不屬濂溪周

元公生於千有餘載之後奮自南服不階師傳超然獨詣以上承洙泗垂絶之緒下啟河洛未發之言其功顧不偉且大歟觀太極圖通書等作根柢領要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使學者知由中正仁義而主静以為之本决道義文辭禄利之取舍以振起秦漢以來俗學之卑陋此濂溪之功天下咸知尊而慕之章貢之有濂溪書院則非偶然者矣先生為南安司理時虔之興國宰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令二子師

於郡而謀新之凡為禮殿十二楹崇三尋一尺有五寸廣四筵有二尺深如廣而去其六尺道立堂十二楹崇三仞有五寸廣四筵二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六尺有五寸儀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七尺有五寸廣四筵有一尺深如崇之數靈星門三各二楹崇二仞有五尺廣一筵有三尺左右為廡皆十楹崇二仞有七寸廣十筵深視廣而去其九堂之西為道國元公祠八楹堂之前東西為諸生肄業之所典教之居列於學側繚以

崇墉甃砌丹堊炳然煥然肖像儼如籩豆有序濬池種蓮環植松竹啟掀於洪武二年三月畢工是年九月率諸生行舍菜禮告成噫侯可謂識政治之本矣前鄉貢進士金友德嘗為書院山長亦先後贊襄之命儒士趙敬來請記以昭久遠凡學於斯者想當時師友氣象而實用其力推其致君澤民之術達之天下將見書院之盛與雎岳嵩廬為五豈不愈有可尚者耶用書以告其邦之人士使知自勉焉

重修安福縣學記

皇上臨御之初聿興文治思復唐虞三代之盛乃詔中外大小百司之臣崇學校明教化以基之於時海內郡縣翕然向風而廬陵文獻之邦奉宣德意尤恐或後其屬安福邑長姜君明慨憫是邑久為外暴所據今雖潰靡然欲化俗以復初宜建學為先遂謀及判簿潘君樞斬刈蓬荆爰刱禮殿時經始煩劇公私亦立他則未遑也迨侯君志健繼為政始起明倫堂貳令約爾珠又立儀

門皆洪武初元時也四年冬天黨孫君以文學清才起為斯邑令其下車也既撫字其民人即惓惓學校為念於是構材鳩工東西兩廡各為十楹設七十二賢位次儀門東西各增兩楹為師生講肄之齋左曰日新右曰時習堂之前東為廊六楹中祠濂洛道統之賢西為廊六楹中祠鄉國忠節之士殿堂儀門蓋甃丹堊凡前政所未備者今皆與然一新之守禦千戶夏侯機湯侯祿知崇先聖之道咸匡輔焉七年仲冬始克竣事一時縉

紳耆舊來觀其成僉謂學校繕修之役曩頼以為經費者今無所資矣興作惟此時為難宜勒珉紀實以示遠遂推學之士龍欽具本末來請記竊嘗謂教化實為治之本唐虞三代教民之法班班可考當是時民之由乎禮義免於刑罰者衆是以治隆於上俗美乎下後世道鈌學廢宜乎茍偽之風成而雍熙之治不能以復見當在宋也累詔天下郡邑興設學校其後作興風厲之至馴至民間書院義塾日增月益不可枚舉要皆教養之

具備而後俊造之實成故能庶幾乎三代之治孫君學古者也首以學校為務其知政治之本哉真不負朝廷育才之心也哉雖然邑長之心勤矣學於斯者使能澡雪涵養以底於成異日膺民社之寄進顯於朝近之踵有宋之休明遠之佐雍熙之盛治以無愧建學初意顧不偉歟孫君名鐸字文振是役也縣丞趙禮主簿湯本洎教諭歐陽蘭訓導龍欽羅觀俱相其成者專董其工則儒生趙宜厚云

畫苑記

歐陽子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好之而
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故予雖有所酷好而制於
無力悵然以止及見蘇文忠公可寓意於物不可留意
於物之語於所好雖得之則喜失之亦不以慍意皆有
數存乎其間同邑彭君志高示余以其所輯畫苑人物
林巒泉石烟雲鳥獸魚蟲草木之異態一舉目而得之
類皆名工俊士之筆非尋常畫史之所能及雖其嗜好

同於予予則不能致而徒羨之者有所制也故予之畫本常在於岷峨巫峽天台海門江湖之間得之不必以力而有力者亦不能奪時艱以來過東西家如適千里惟重人間長晝老去恨空聞之感而已於彭君所輯得不爭先睹之為快哉雖然法書名畫皆士君子之雅尚也君之於畫采擷裒積有若苑者焉繼今堙墨沈鳥頹跌仆碣求其餘款墜刻於寂寞之濱使天下聞碑名蹟舉集几案覽者徐展緗帙而鳥鳥之潤篆籀之光輝映

星斗尚太古之遺風可挹也豈不愈可快耶予嘉彭君不象犀珠玉之好而雅尚清致又羡其遠且難者悉能致之而非予所及然而聚散之相尋賞玩之何極慕尚之專者亦不可囿而滯也彭君以為何如題其後以記

遂初堂記

清江劉公非先生之孫某主簿永新因家邑之三井遂占籍焉迨四世生齒繁盛分處西門之外水牕頭五世有名士曰友益是為水牕先生元初代還邑燉伯仲就

邑北舍東別業以居父子兄弟自為師友鄉隣羨之尤
博洽於史嘗著通鑑綱目書法大行於世有孫十三人
而文貫長生於戊申之嘉平水㮣喜其同已生之歲月
命之曰同壬辰兵亂闔門奔竄隣境閭左相煽肆虐弱
巢强居有年數矣亂定文貫白於公三訴於憲府凶暴
伏辜卒復舊業於是相率弟姪聚廬托處而再造之功
侔於剏始矣一時士友咸稱詠之提舉雲陽李公一初
為書遂初堂而序之文貫復欲禮有以記之既辭弗獲

則慨然曰為子孫守成於承平之日易恢復於喪亂之後難恢復於喪亂類非有志者不能也惟祖宗經營艱業全付我有家今乃有於強暴使祖宗魂魄依依無所棲依屬非為子孫之責乎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蛇虎之毒水火之厄所不敢避奮然直前無所顧慮卧薪嘗膽思償吾祖宗之所付必使舊物咸復其初而後吾之志始遂而吾之責始塞嗟乎此豈靡靡儢儢懦無立志者所能致哉若文貫非所謂士尚志歟非所謂克負

堂記之

雪齋記

新安孫君彦能字其讀書之所曰雪齋予聞而異之而莫知其意之所寓既而問之其友或曰孫氏之先有苦學而映雪以誦者君不忘昔人之清苦故名其齋以自勵或曰昔有學於程門者刻苦忘倦退而戶外雪尺君慕其人結齋而題其顏庶常目在之而有發也彦能笑曰是臆辭也非吾意也予昔者游息之宇成而天適雪

如瑤林如玉城如水晶域光彩璀璨望之目眩對之神
竦即之髮森而骨寒虗室生白如身在蓬島非人間世
一時愛而悅之今雖有年數矣此景嘗往來於懷是以
志吾齋況雪之德有五而世亦罕能知焉無塵清也皓
皓一色純也盛陰乃降時也胚胎稔歲和也不常為人
玩高也清以洗心純以一性時以適道和以利用高以
砥行雪獨非吾之良友耶予得其語而思之自與彥能
為友於今三年其為人也嗜樂不同流俗惟琴書自娛

善吟善摸隸書與人交未嘗以貧富窮達異態汙隆隨遇不膠於物藹然熙然無崖岸町畦然風致自不可凡不少詭隨由此觀之彥能蓋深有得於雪之助也然則齋名以雪君子有不宜之者乎是為記

吉安府重修經歷司記

郡府自漢以來守皆有佐長史贊務司馬叅軍名雖不同而為佐一也晉桓冲為刺史命處士劉麟之為長史麟之不肯屈冲親廷迎之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王深

相倚仗嘗於齋中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由是長史甚見禮重與郡守相可否相唯諾相羽翼而政治以成後世易名經歷始别為司在府之左更化以來廬陵復新郡治而司則仍舊洪武元年會稽宋君某以經歷長其司錢塘郝君某以知事贊其長俱官族俱以儒術飾吏治未期月時和民輯上下翕然於是焚蓋繪飾煥爛絢麗登斯堂者心開目明郡守王侯見而樂之顧謂僚佐曰署守之新過客顧瞻徘徊而不能去

居斯宇者能新厥德以新其政人有不仰望者乎咸曰

諾命王禮記其成以俟維新之治云

雪隱記

嗜其業樂其趣精神心術與之為一而不可須臾離者

謂其隱於斯可也而奚庸跡之計哉是故夔隱於韶棄

隱於稷禹隱於魚鹽輪扁隱於斲輪陶朱隱於廢舉皆

逃身其中而自得其趣豈必入山之深入林之密而後

謂之隱哉入山之深入林之密而得名隱則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者滔滔皆是也奚獨止稱其作者之七人作者止稱其七人則必得其精神心術之微而非以跡論也宜春朱侯志德美風儀善談論尤工寫竹梅於是字其遊息之所曰雪隱軒人亦稱以雪隱或曰雪可隱乎予曰子求其粗而未究其精者也盖雪非竹梅無以著其清竹梅非雪亦無以增其韻志德朝而竹梅與吾心術相謀夕而竹梅與吾精神相接夢魂栩栩又嘗邂逅六出天葩於瀟湘之濱羅浮之野其清韻何如哉逃名

爵而歸於竹梅逃竹梅而歸於雪盖得其趣外之趣而其隠也益清絶矣抑予聞李伯時嗜畫馬一日往見法雲禪師師師語之曰君後日必為神駿諷其畫觀音像以離之盖知其心術精神之注乎馬也予觀志徳精神心術與竹梅為一有竹梅之清撡雪趣固在其中矣殆將見竹梅猶見志徳見志徳猶見清水寒露之在玉壺庸非雪隠云乎哉志徳嘆曰子可謂知雪隠者矣請書以筆予軒於是乎記

草庵記

噫嘻草庵欲記之久矣然遲遲而未酧者有所感也方子英盛年壯志不屑屑窮章句遨遊公卿間類功業可指取有追夫歲月不貸華髮漸生乃遡南安之上遊訪前人之遺跡於是踰庾關登韶石以望蒼梧下曲江而觀乎昌樂之瀧弭節於羊城以圖南焉已而省府憐其才俾佐治保昌持以勤儉濟以恢弘若可以展其平生梯梯而升以繩祖武孰知日月幾何而風塵眯目世事

曰非矣尚憶戊戌予以鞅掌留滯雄城四郊回禄光燄燭天城中暗室如晝子英泣然語予曰楊氏簪纓之傳至於先人始無以蔭其後今幸躋攀分寸以似以續而世變若此君子之澤其殆斬於斯乎使含垢忍恥二三其德尚何面目上祖宗邱墓乎遂相向痛哭予亦不能禁也其後别去不相聞者已二三年有南來者謂子英誅茅為屋左琴右書曰明先王之道以待學者而自號草庵道人予聞而奇之於今又十年而子英亦且老矣

無復可用於世矣嗟乎貴戚之臣世祿之家匹休垂裕者不少於時宜草庵而不草庵子英以區區邑幕之賓乃能始終一致俛仰宇宙間可無媿矣今年秋余以程士過凌江之驛求所謂草庵而一詣焉至則花卉後先欝有幽趣而弦歌之洋洋盈耳又未嘗不為子英喜也雖然予與子英俱駸駸乎桑榆之域矣已邁之年回首瞬息後此不過一二十年客耳方來光景又奚足控摶耶曷若返乎青原白鷺之間相與角巾鹿裘耕閒釣寂

娛孫會友以樂餘齒子英曰諾吾將歸矣請書以記草庵遂著疇昔之意如此盖子英之祖母於予為從姑故相望拳切異於常情云

曾氏祠堂記

祠堂建於郡玄妙觀何居曾氏子本中為老子徒憫其先人無主祭者作也曾氏世居邑之膏澤本中幼失恃遇忌日悲不自勝迨長歸父骨烟濤千里之外世難而家喪時平而身老於是建祠於觀以祀其先捐田於祠

以永其祀而謁記於予嗟乎孝思終慕者幾何人哉執筆於斯庶無愧矣因謂本中曰世之飫膏粱艶文繡樂軒蓋堂榭之安榮蒙先業而有者衆矣水木原本之弗思春秋享祀之或懈視本中出類離倫遊方之外猶凜焉宗祀忽諸之懼豈不赧然愧汗也哉本中曰古今絶續之感雖賢聖不能免為此者姑以少慰吾心云耳雖然本中之志則善矣抑予觀王侯將相施田宅於老佛之宮以祈悠永者往往而有一再傳之後小失其忌典

大忘其像設祠之建改為收儲之場田之入悉供醲鮮之具於斯時也其將若之何本中悄然以悲而莫予對也則又解之曰反哺跪乳報本之恩禽獸猶然君不忘其本而為斯舉後之人忍忘其本而廢斯舉乎將見一飯之頃必戒其徒曰此某師托先之餘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體前人報本之心勿替引之可也又必戒其徒曰吾於此或怠焉有廢焉人將曰彼師奉先之意且弗能守況他人乎將檀施慕善之念日荒矣吾教何由而興

乎本中躍然喜曰若子之言庶無隳我之志也請書之將琢詞於石以示後之人遂為記

石城縣重修城池記

至正十有七年予留雩陽王侯幙中見有上徐君興復石城縣治城池圖狀稱其秉心廉正宣力周至安輯餘民招附外境厥聲籍甚聞之喜而不寐是冬石城儒生溫晉老來致其邑父兄子弟之情求文勒石溫之言曰石城之為邑尚矣南唐保定十年割虔化縣石城場置

縣於虔州宋建炎間改虔為贛虔化為寧都石城則仍其舊云郡獨僻遠壤地褊小民俗謹畏南東亘閩北界盱江西抵寧都由保定迄今五百餘歲其間城池修壞無可徵者內附國朝以來四海晏然無復外患文崇武弛城復隍平至正十一年淮寇犯江右由撫破寧都至於石城城無可守官民蕩析焚刼幾盡奸變愚從隣仇里怨比比然矣其確乎保有鄉曲守正者惟藍田之黃洪石之廖濯龍之潘龍頭之蔡唐臺之魏數氏耳於是

邑人劉杰曁其姪權余壽余必安熊曼卿等倡義謀復縣治既平或順或强匪居匪康乃陟其罔域民之良凴二險以居焉十六年秋郡守海公分府王侯審知徐君家本石城地之形勢人之情偽必盡知之俾以府史領兵招諭其怙險懷疑者入其境畫策襲下鄉之左坑圍破之焚偽萬户府獲其印殲其醜聞風而下者七十砦至縣按兵親詰各所推誠布公開諭之曰爾曹往歲不審惑於妖言今知其非則宜速改其所以因循不悛者

懼不免於誅乎今朝廷布曠恩太守施仁政轉禍爲福
機不可失予與若等舊同鄉井敢忘忠告謂予不信請
以身質衆皆感泣歸順者六十餘砦爲良復業君乃顧
謂耆舊之人曰邑有城邑猶家之有垣墻扃鐍也髙其
垣墻固其扃鐍奸心何由而興今是邑有克復之名而
無其實非實墉實壑使斯民聚廬托處豈憂深思遠者
咸曰唯於是度廣袤較崇卑具楨榦儲糧食立工程嚴
懲勸規始於是年臘月畢工於明年九月周圍若千里

高厚若千丈仰瞻言言俯瞰沉沉樓櫓翬飛四十餘所
君曰城苟完矣公廨將若之何又自捐良材百餘章為
倡學校倉庫相繼具興躬率官民入此城處耄安倪懷
寢恬語嘻向之狐兔穴通市棘荊翳沃壤者屹樓閣之
連連靄桑麻之旆旆使我祖父而上數百年養生送死
於茲土者不廢其詒謀徐君力也忍忘之耶願一言紀
歲月以示後之人予聞而嘆曰韓城之完詩人美燕虎
牢不城春秋責鄭矧君上有保障之托下有桑梓之敬

哉跡其行事可謂難矣君名行令以勞歴是邑主簿總制機務協賛其役者攝邑某某是為記

種學樓記

蕭君鳳岡築樓於義山之陰字之曰種學其友尹又新既為之辭復徵予記之予聞其語而思之不無愴然有感者矣夫種學之說本於學殖諸君易經訓之菑畬者抑嘗究其種之之法乎二帝三王之道載於經學之五穀也楊墨申韓百家者流學之莨稗也不慎擇而種之

雖終歲勤動復何益矣予少之時遠覽傍蒐玩常嗜奇方寸之地無所不種及日至之時維莠驕驕而已爾於是賦遠遊涉洙泗周遊齊魯之郊得嘉種而還竭力播種汲汲焉惟恐其後時也惺惺焉惟恐其亂苗也不幸而八月其穫雖我稼之未同而衆且安推其有秋也至如蕭君其種也先乎我可謂能服勤穡事然不厄於水旱則困於螟蝗剝引頻年以來雖不惰之農亦舍耒改業而工商求朝樹而夕陰矣惟無他技能如予者思天下

之饑猶已不敢以水旱輟耕而望烝民之粒孰知萬山之間君猶一翁二季憑高眺遠竭力斯事不棄二三十年不獲之壤獘獘而種之嗟乎如予與君其不貽改業者之笑幾希而猶自信如此也雖然水旱之後地力息久則利倍但患種之秕耳予視君所種實堅實好苟含舊而新是圖則天必憫君之勤而使之受厥明賜矣異時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擊鼓以報田祖則予也青鞋布襪經邱尋壑往賀於曲江之上與種學老農取斯語誦

之未必不掀髯一笑也

義塚記

義塚者何西域氏旅塋也營之者誰吉安中憲大夫達嚕噶齊也於是可觀德矣於是可知混一之盛矣何也西域之於中夏言語嗜欲殊焉雖漢唐以來婚媾有之然各懷舊族不能雜處他土顧安有生西域而葬江南者惟我皇元肇基龍朔剏業垂統之際西域與有勞焉洎於世祖皇帝四海為家聲教漸被無此疆彼界朔南

名利之相往來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隣家於是西域之仕於中朝學於南夏樂江湖而忘鄉國者衆矣歲久家成日暮途遠尚何屑屑首邱之義乎嗚呼一視同仁未有盛於今日也至正辛夘公以海北廣東監憲簡在帝心選守名郡實監吉安明年淮寇蔓延賴公仁勇廉明戡定勞來所以父母斯民至矣又以餘力買地一方於水之東西域客死於此皆葬焉築堂三間以享以祀俾特穆爾布色董其後而世守之庶無他族

逼處魂魄相安於九京也郡之耆老嘆於里巷曰傳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是心也將掩骼埋胔如恐弗及況士大夫之墓有不封崇之乎饑餓於我土地者有不惠利之乎父兄詔其子弟曰吾儕小人服盡情盡相視途人疾而不持喪而不救坏土莫讓甚若仇敵聞賢太守之風將不勝其愧悔矣嗚呼民德歸厚其在斯舉也夫是不可以不記

麟原前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前集卷七

元　王禮　撰

記

雩都沈縣尹祠堂記

三代御天下之賢也取之有其道用之稱其才當是時大者靖共豈弟信道不回小者和順正直執德惟謹君臣之義有死無貳下逮秦漢先王之道幾息然人心尚醇魯地歸楚也魯幾何時即不肯易節於漢非高帝示

羽頭彼豈有愧禮義之國哉田横於齊人也一隅之主耳及横歿二客自殺五百人亦自殺何其同心同德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唐宋以來守節死義之士亦屢見焉我元有天下也取人多塗用人一律然國家涵煦幾百年報本之思雖齊民不敢廢况析人珪儋人爵者乎至正十三年淮孽蔓延江右效死勿去者李江州一人耳棄其守土死與急力戰不敵死屈體折節求免弗獲死等耳而榮辱異不知所决擇何哉兵部全公之牧贛也

以忠義固人心以公正為民望故墉壑獨完思欲風厲
有官君子以報國素矣夏四月雩都縣尹沈侯野仙死
於興國防戍之地仲子紹節死焉家僮二人死焉公聞
其罵賊壯而哀之遣吏弔其家率屬侯其喪為文祭之
立廟祠之舉官其家子紹忠以世之於是贛人以為榮
奮而從之也輕南唐後主時有淮人李雄憫國城重圍
奮力往救陣於溧陽與宋師遇父子俱歿李氏訖亡不
沾褒贈容齋洪氏每痛惜其無傳夫舍生取義者其理

意必有陰佑而黙相之者誰與新之真常沖静大師周君常静曁其侣孔君道清也成之何時費將焉取我元至順三年里民劉英可禮請二人主壇事二人盡禱祀之誠無岐黄之術所活既衆人益信之乃竭平日錙銖之積以供興作無求於人於是事神有殿燕居有舍井厨庚廊靡不完繕實至正八年也然則孰主張是太守正議伯都呼丹通守宣威哈都爾也求文於石者何欲來者知興廢在人勿替引之可也噫使凡有名教之責

吾志自期於古人吾遇乃不如今人城南可以隠而闔廬庇風雨魯不如桑土之綢繆者乎吾園廣袤數十餘畆倚其池雖結駟連軫可以徑度稍草屋數間其中東以貯妻孥西以待知友無樽櫨節棁之華有竹苞松茂之固以峯巒為障圖以雲霧為屏幪左經右史彼琴此奕暇則藝樹課蔬學尸鄉翁從濠梁叟客至山肴野蔌隨意觴酌談笑竟日醉或鼓腹而歌歌曰我園我池其甘維菲其鮮維鯉衎我嘉賔如兄如弟於胥樂兮又歌

曰中園有甓兮池有石杠佇立以視兮或潛或洋花之朝月之夕池上乎翱翔誠懊懊施施不知其不可也予聞而喜曰善黄君之樂斯勝也曩君家於驛近齋閣清幽玩好滿案滋蘭臯治蒲石士大夫往還者輙倒屣迎留引滿舉白盡歡與世之擁婦兒屏閒窺者異故賦詠傳誦刳結廬城南又所謂并而得之者勝槩有以助發其偉懷名流有以品藻其清致則地若鄙而幽景若窈而遂予豈惟羨君之得所將賀園池今日之遭矣兵亂

以來予避地南荒惟恐山之不深林之不密清江碧嶂之間無謝公屐者餘十年矣他日倚楫東皐或造其勝尚當爲君一一詠之

石坡記

古郢王君彥昭仕於江右也語廬陵王子曰吾舍於石坡之下日履礫确以遊以眺漢水湯湯其趾一瞬千里而石坡巖然泰華之儀刑矯然廬霍之秀拔友石益久熟察而愛之物無故觸之而物自壞或遷之不輕動以

為墉墻倚柱隄防也外暴不為患膩滑離離而色不一嘘之雲蒸而霧温卬之羽振而徵應用之砥礪則劍戟銛鋭中藴玉而人莫之知吾性樂焉因之以自號子以為可不可也王子聞而歎曰天下之物苟適於用者皆可敬也而况於石乎况於石坡之産乎柳子謂楚之南少人而多石烏知石之德豈庸衆人所及哉物無故觸之而物自壞剛也或遷之不輕動重也以為墉墻倚柱隄防外暴不為患患也膩滑離離而色不一文也嘘之

雲蒸而霧濕潤也叩之羽振而徵應直也用之砥礪而劍戟銛銳利物也中蘊玉而人莫之知讓也之八者君子或未備惡得以石視石耶蓋剛而不潤則流於燥重而不直則流於滯忠而不利物則流於朴文而不讓則流於矜兹焉無盡其美庸非才全德備者哉或曰水沫為石柔而剛也或曰石乃氣之核陽而陰也王君樂石坡之為德而身體之予知其寬猛之適中矣夫當蒸黎塗炭之極慨念何使非民急起而救之翕然致善政之

稱於談者之口是石坡方由王氏知名天下尚何可不可之難哉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石坡以觀其人君子有不知所敬者乎昔米芾見奇石喜曰此足以當吾拜予於石坡亦云王君笑曰子辯矣子辯矣請事斯語以為進德之助予故記之俾知君之所以號

具慶堂記

至正壬辰吾邑郭一魯充洪省行人之職監司康公異視之知其二親耆艾善養無違為書具慶表其事親之

堂亦可謂榮矣後之九年崎嶇兵亂棟宇化爲飛烟而親之具慶自若也一魯將謀新之孫章貢訪予雩水之上語及具慶喜動眉睫徵予文記之予聞而歎曰具慶之樂豈易致哉謂其係於天者固也予竊以爲亦存乎人焉上焉其親下焉其子無所愧負而後天之厚於我者始不孤矣天下親之具慶滔滔皆是也其間有而樂之者幾何人哉得天爲至厚而於人有未盡雖有具慶如無有也今郭氏之堂嚴君德慶推官與宜人涂氏朋

壽一百五十歲矣齊眉偕老鶴髮童顏笑語雍容兒孫環膝此天隲佑之隆非偶然者而德慶知止足之分杖屨邱壑撫青松以怡顏娱白雲於無心視彼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有逕庭矣庸非保有厥慶亦係於其親者乎一魯兄弟馨膳潔飱承顏侯色夙夜匪懈惟志之從以適親心有家庭之譽無子弟之過又有以成其慶之樂鄉人望廬起敬起慕嗟乎子少之時未嘗少離乎親側人固有羨其具慶者矣其後有四方之徵欲躋攀分寸

為父母榮也定省之踈甘旨之鈌閒亦有焉由今而思榮不盖愧矣聞一魯且慶之樂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古人有云孝子愛日又曰為人子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知此有不惕然於具慶之日者乎郭氏能全斯樂予故著其父子間意而深羡之亦以志吾之過云耳

詩禮庭記

詩禮庭者麻江郭氏之古堂也郭氏莫顯於唐令公第七子嘗佐廬陵廬陵有郭氏自兹始當在宋也有通五

經指要三舉於鄉號盤軒翁者爰構斯堂於時藏修於時游息於時詒謀他族所莫及也翁三子七孫其孫字洪德者恭儉慈厚顯用於時予既識之知其有聞於家教矣伯氏懋德邃於易學惜乎未及識其子復過予雩陽舉止雍容談笑又信其不虐於三家市也一日請於予曰吾氏自先宋以來莫不兢兢焉詩禮淑身者以曾大父家訓在閭門數百指聚廬托處兵亂以來悉為煨燼惟詩禮庭巋然獨存意者天之佑之善餘之澤或未

艾也昨謀於季父將翼以傍舍新之庶幾勿替引之意也願記其概可乎因為言曰詩禮之教聖人數數然言之不厭蓋深致其意焉耳平日雅言執守者詩禮也示門人為學亦曰興於詩立於禮也至於過庭之訓二者初不與易於此見聖人心胸公平廣大人知未嘗私其子予以伯魚所聞論之未嘗不厚其子也盤翁取以榜其庭使子孫嘗目在之用意顧不深遠哉游斯庭者慨乎如聞我祖教詔之歎息肅乎如覩聖人獨立之儀刑

顧瞻之頃必慨然而興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反求吾身其有一毫弗似否乎恭儉莊敬禮教也反求吾身其有一息或戾否乎慎思之篤行之將見易直子諒和平老成達於政而能言進退揖讓周旋酬酢會於理而能立適不負詒謀之盛心遠不愧垂教之本意豈非吾顧望哉舍是予無以助子矣復謝曰善哉敢不服之無斁以無忘先生忠告之賜於是忘其淺陋援筆以為記

遊洞巖記

久之石漸合其家人猶見門內桃花半樹不復可得入
泉滮滮自嶺而下自藤蘿垂瀑中類龍須俗號龍須草
泉可咽不可嗽味甘而烈絶頂有玉華壇乃魯仙化處
有棋枰藥臼微雨未往觀西洞清幽通淨居寺釣臺下
水所謂六仙者閻君前有謝仙後有彭劉曾皆無名曾
此山道童而楊仙師在東山者亦與傳者云昔天師嘗
定天下名山三百六十以應天度此居其三百三十五
焉觀有徐楷記自寳壽改名朱陵其後忠簡胡公銓丁

大中丞公憂服除與兄蓬山居士築栢舍於洞巖從名
儒蕭楚講學觀門殊庭叢書閣多忠簡與周文忠公題
匾其解牛菴壁題云省菴居士周子充澹菴老人胡邦
衡同款朱陵飯蔬食歠茗聽鳥弄甚適乾道庶子啟前
志忠簡又詩云夜久巖壑寂默坐祠宇岩瓦響松落子
磬聲風入簷月晴添澗淨雲散露峰尖對景發遐想莫
肩梅與閻屬和賦詠滿壁今皆烟飛影滅諸老聲光無
所窺尋矣少焉出山坡外有硍渦磨室乃羽士僑所肅

客烹茗因得洞巖初集中有唐戎昱送閻使君入道詩云聞道桃源志壓心忽自悲予當遊宦日君是去官時金汞封仙骨靈津嚥玉池受傳三籙備起坐五雲隨洞裏花常發人間鬓易衰他年會相訪莫作爛柯棋又一律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壇風過鬼神迎受籙夜深龍虎衛燒丹水溶入鏡纖埃静玉液添瓶潄齒寒莫遣桃花迷客路千山萬水訪君難與荒幻之說往往合約山朱渙有齊天樂云白雲封斷仙巖路重重

洞門深窈翠竹籠烟介崖濺瀑古木陰森回抱壇空石
老鎖一片莓苔幾叢莎草試把桃源較量風景是誰好
乘鸞人去已久只今惟有鶴飛猿嘯樹擁青幢泉敲玉
珮疑是羣仙重到塵氛可笑久志慕丹臺夢思蓬島願
把真遊細叅梨與棗鶴田李珏詩云苔徑入東西蒼崖
不可梯磵分泉脉遠雲䕶石稜低瑤草春烟濕桃花客
路迷閬君成道後誰復此幽棲子曾伯祖衡州史君南
山翁季雍亦有句云神仙所跡人難詰宇宙初開孰與

謀最後須溪劉先生依同年蕭獻可於虎溪與巽吾彭元遜亦有登覽之句劉詩云古木荒烟閫又開洞門無鎖有誰推瀑泉未受徐凝浣石壁猶留叔夜來黯黯蒼苔開寶宇高高華蓋化人臺日斜鐘動山門雨不見林僮放鶴回又云洞府由來自有真緑扉半閫劣容身山中黄石避逃我城郭令威憔悴人桑海何如麻谷水桃蹊只是正元春道家藏室書何在風雨荒祠認塾中彭次韻云五百年間石壁開偶然約候不須推古今亂世

神仙出風雨空山客子來六士飄飄專洞壑三華雖使擁蕭臺御風更上千山頂又見垂龍抱耳回又云從來疎懶任吾真自省三生見在身石室舊書應待我半山長嘯更留人白雲下抱蒼崖雨野草時通洞府春城郭遺民今老矣史君應復識綸巾閱之盡卷子元作而歎曰昔之遊此者名流多矣非藉歌詠何以暢一時之雅懷為異日之佳話況茲遊實濯濯文翰之侶盍賦詩以紀斯會於是用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為韻分賦卷

成人藏一通一通授羽士鶴皐草樓子故紀其槩以見

一時遊心方外仰止先賢之意云

友慶堂記

安成王尚賔遣其子孜致辭廬陵王禮曰某世家臨川

唐同光間有為吉州刺史因家焉名其里曰金溪示不

忘始遷故地先祖崆峒先生周顯德中赴名讀史官之

弗就賜號孝友居士諫官楊公徽之榜其燕居曰孝友

其後辟地城居既靖大父兄弟復謀歸金溪之里曰是

初從之止基也屋廬尚足庇風雨忍委而去之乎更字其堂曰友慶趙文敏公書之程文憲公記之兵興以來堂燬記逸僑居郡城又十年矣慨念始也思自樹立期不墜家聲孰知命與時離竟沉困卑位無所成名今焉老將至而耄及之復奚能為仍誅茅金溪為待賔課孫之地復以友慶二字揭之楣間庶來者體先祖友于之心榮立家門志願足矣竊聞古以文辭自娛者率能成人之美斯志未有以詒後敢控於執事禮以荒蹇辭久

而不獲其知友王季謳又曰賛於側於是因季謳復之
曰高明祖父以友慶易孝友者非忘孝也友者孝之成
也人之於親生事葬祭之外無所用其情惟起處笑語
是思杯棬手澤有所不忍以及一草一木之愛皆孝也
而與我同親之遺體者乃有鬩墻操戈之怨則生事葬
祭之盡情皆偽焉而已耳果得名為人子乎鞠子不哀
紾臂不恤死者復生生者有不愧乎夫非為兄弟而友
也至友而後孝之道始成古之人友其兄篤其慶或於

世三十年八百驗之子則以為友與慶同出異名有其友斯慶存焉慶非在友之外也嘗觀兄兄弟弟之家怡愉雍睦聲孚氣感而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不各盡其分是已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彼或等同氣於途人視手足如胡越則情誼乖戾外務旁觀祚薄門衰再世希不失矣王氏兄弟不忘其同出而友焉王氏子孫又不忘前人之友而友焉將數世之長如一日友未有已其慶焉有涯哉一家仁一國興仁此感彼化是慶又將

被於鄉國之遠矣登友慶之堂思友慶之理其不慼慼於心也夫尚賔聞之喜而歎曰旨哉言乎使來者誦斯文而油然孝弟生於心君之賜也敢不拜嘉酌而賦抑之六章曰無言不酧無德不報季誙酢而賦杕杜之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禮喜其有味於予言而相悅以有成也遂為之記

吉安路重修司獄司記

至正十二年夏廬陵守臣既復其境土實墉實壑且守

且攻其明年冦勢日平庶司咸竭力興廢以還舊觀於
是攝司獄王君存義掾史李君德彥周覽圜宇上落旁
通户牖摧敗而器物之廢者過半矣相顧慨然曰責可
辭乎遂倡而修理之自春涉冬克底於成丹雘炳炳有
如攺作德彥謂予曰子抑知前司獄薛公之居此乎在
職九年獄求其情必不可枉非辜以阿上一介無取於
人雖屢空恬如也至元三年以俸積敝建弼教堂暨於
門廡而内外囚舍之廢者葺之復廣司獄勸田爲五十

三石以備因糧之不給者其用力勤而存心厚矣去年冦退舍燬碑仆鞠為荒隅即今日葺之之難知剏者之不易肅忽薛公之美無徵於來世哉予為我志於石嗟乎古者治道隆替驗之囹圄之實虛故刑措不用乃三代極盛之時王政之成也獄之所係大矣任是職者豈徒然哉德彥始以憲司書往赴辟於此至是果能欽恤為心經營喪亂之餘且切切焉前政之美不傳是懼其用心與力可謂無愧厥職矣後之典獄者得於見聞惕

然興念官以薛公為師吏以李君為法刑期無刑即一
郡之三代也推而放之他郡豈非國家盛美之事哉薛
公諱居敬晉寧人李君名宗聖豫章人存義則吾郡尚
義之家傾私帑助公室者是為記

麟原前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前集卷八

元　王禮　撰

表

鄭氏孝義門表

門名孝義者何朝家旌淑之令典也浦江鄭氏有之而他不得者何鄭有孝義之實也余讀揭文安公孝友傳見鄭綺事親孝父以非罪繫獄綺欲見不得以頭觸圜扉出血上書請以代郡守錢端禮偉之為直其事母張

樂道哉至若養祈泉而井湧葬禱霽而雪消焉侍齊而
茹草犬各雛而均哺然後知孝義之感達之於天而天
應之求之於地而地應之被之禽獸而禽獸化至德通
貫豈惟感名同類而已哉及觀其家範朔望家長率衆
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令子弟一人唱聽
唱以儆衆耳一人誦於側曰子道孝養妻道順正兄必
愛弟幼必敬長毋狥私欲以妨公義毋聽婦言以傷和
氣毋為非橫以干天刑毋躭麴蘗以亂厥性有一於此

穆有如此者然觀世之清門舊族又有彼友而此不恭下順而上弗睦見利違則忌之見清修則汚之若是者抑獨何心余又竊疑夫鄭公之鄉必其山川之美風氣之聚有以助之故後之人同心同德無有榛梗如是其遠不然何為非他族所能及也嗟乎嗟乎浦江之鄭誠有足敬者矣過其門孰不曰此堯舜之民也此鄒魯之俗也為其子孫者可不以此自待自厚也哉鄭君仲纖溫厚君子也視余以其家集披閱數四起敬起慕遂飾

以所見所聞所傳聞叙之張氏真定趙州栢鄉右族也
上世多聞人膴仕曾祖嘉議大夫戶部尚書禜祖承務
郎集慶路上元縣尹仁父承事郎吉安路萬安縣税課
大使彥祥封真定路趙州判官母王氏封宜人𣳴字鵬
舉幼隨父宦遊於吉時世父晧任吉安路總管喜其頴
拔遣入郡庠從名師後以儒生推擇為吉州水吏陞補
隆興路椽檢舉積年無所稽决舊牘凡數十白諸省府
之長盡去其籍草絶㢠丈站赤舊遇馬死站戶輙賂提

領之屬遷延不補使櫪上之驛絡繹受困君搜獘問罪
馬政一新御史過而悅之大加稱獎壬辰紅巾逼江右
省委隆興治中潘景中繕城墉潘猝無所措一夕髭髮
盡白總管安謙召君與謀君曰事急矣陶甓何及凡寺
觀街衢及縣司各處條石移以起城借民庫磚足之而
城以完遷補吉安椽時寇初退城市煨燼達嚕噶齊丁
中憲巎舟東岸總管梁亞中屯戍大洲墉壑隳寘民無
與守府長危之君知真常永興二觀之豐裕召而諭之

憚德威嚴切賂允中之佐吳以吾罪德威遲慢軍情擒
寘於獄丁公求而弗獲頗銜之委君牓散其兵權允中
覺遣其妻之弟額森迓於龍福以羈君君匿於斷岸榛
莽避其鋒厚賞募民乘其後也先被禽於是德威囚釋
而以吾就罪丁公又命進士龍元同攝萬安尹龍驗虎
鄧林劉季安遣客刺之領衆白尹事聞委君馳驛調泰
和州尹達正道討之達以粗能自守辭君單舸自詣萬
安因所識求見季安諭示以按龍泉官典失守檄季安

爲酒饗宴懽如平生時叅政全普菴薩里留贛遣寧都州尹楊鈞州判蘭生領衆五百駐皂口意在季安而未敢入季安亦疑之君唊以甘言且曰二人吾友舊也願借季安一羚二卣侑懽媛一人吾往與接殷勤覘之驛舫留此季安以二价從我因得其情矣遂至皂口與楊蘭相勞苦飲酣披腹心出全公擒僞尹特勒宗從旁目及馬明日回邑中令勒宗語季安我不欲數露形迹向晚大尹可來商之夙戒丞徒曰劉尹至吾舟燭滅即離

岸發櫓矣至昏李安從數人至君請尹登舟而約其從
謂謀不可不密也已而燭滅舟開順流如箭瞬息抵快
閣矣達俟聞之驚倒萬安歸正全公聞而嘆曰吾遣二
人領五百衆以往乃不如鵬舉一人使我得一二如鵬
舉者何所不濟乎追君之掾廣東帥府也首掌邊關於
石門口盤詰私鹺官賣文引致糧五萬餘石招安連桂
二州及南海三山官窰反側又典選法衰老待次者溢
除豪富疊汪者追改愬訟咸歸歌謠載道本道憲使伯

嘉努暨帥府官薦劄交上至正十九年入京授前職考
滿憲使布扎爾布哈復薦於朝君慨然曰海內兵興征
伐之權自方伯出其能久乎吾父母年高僑居於吉定
省久蹤子職缺矣乃間道歸覲怡愉色養孰知悅親之
志長而侍養之日短明年連丁內外艱然三牲之奉五
鼎之祭亦不愧人子矣既而築室廬陵城西以老占園
林之勝而字其堂曰知止君子莫不高其志云嗟夫若
都事君者其亦罕見也乎智足以牢籠百態而所守也

正才足以應酬萬變而所見者遠有拯民濟物之心而不逢其時有燭奸抉弊之策而不盡其用然而進退不失其宜恬憺以保其節仰有以光乎前俯有以啟乎後可謂[illegible]不常者矣昔人曠達之懷固有以自銘其墓令君[illegible]成而屬筆於某其亦知某之剛直言足取信於後世歟是為表

麟原前集卷八